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T
1848
A5S6
1916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OF
ARY

gift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sowasilgi2kwnv018800

蘇齋實紀

單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ANMUN
SEP 13 1965

蘇窩實紀序

德之於天下什則生民殖家則九族肥九族之近四海之廣其致一也夫惟後世民乃作慝鮮能知德久矣蘇窩安公諱秉遠老於布衣德厚不斁家用熙愉質而不文人篤尊信及其沒凡平日粹言善行雜出於狀碣挽誄者殆累百千言總輯爲一部實紀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夫古聖賢之於後賢後民大小不同善觀者得其用心則亦庶乎有近焉爾公居家治生業則吾之稟猶九族稟也務文教則九族之學猶吾學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也以至校毀而獨殺牲祭聖國亡而欲逃荒自靖秉
心惟德制事以義垂之實錄惟時人以乎百世有辭
奚必問學文辭出於己然後能久傳乎又奚必澤被
生民然後獨可傳乎惟德不于隱顯于其薄厚惟實
紀不于辭勝于其足信公德固厚予言甚質又嘗親
薰其德故諸欲不朽公者容使予書其卷首以爲蘇
窩安公實紀序歲丙辰孟春上浣安陵李熏浩序

蘇窩實紀者爲處士安公諱秉遠而作也處士生于下邑長于衰俗而孝友孚於親戚德施洽於鄉里敎興於內外而事治於上下其在世也鄉隣士友咸相與語曰使斯人而長人國家豈不可以保我黎民遊於聖門豈不許以可使從政及其沒也又咸相與語曰使斯人而前遇大賢豈不錄於小學之編後得良史豈不列於獨行之傳始處士有文學之材而爲營幹所奪不能究于成而其見於日用行事者皆學之道也其牖之子弟模之門族者無往而非學之事也於是鄉鄰士友又相與語曰學而無所躳焉是猶不

學也然而今之人皆欲其傳也不淡於學而能躬焉
是猶學也然而使斯人而無傳也則可乎乃集合諸
所爲揄揚嗟惜狀誌挽誄之作都爲一卷而命之曰
蘇窩實紀處士從子鍾和持以示競夔乞一言於卷
端余未及拜識公而多從其子弟鄉人遊熟公事甚
悉以爲是厚之道而務本之敎也於是乎書歲丙辰
五月上浣昌山曺競夔序

蘇窩實紀目錄

卷之一
行狀
墓誌銘 幷序
墓碣銘 幷序
墓表
挽
卷之二
祭文
蘇窩記

知舊書牘

蘇齋實紀目錄終

蘇窩實紀卷之一

行狀

我安氏廣州著姓勝國時有諱邦傑以軍功封是州子孫仍貫焉十三傳殿中侍御史諱綏始移居于咸安郡之安仁里六世至諱峴我　太宗朝以佐郎致仕佐郎生諱順才上護軍護軍生諱汝居鄉貢生員號拙菴以德行文雅見推於時是生諱義正言正言生諱世國南海縣令縣令生諱應虎副司直　贈僉正僉正生諱侹　贈童蒙教官號道谷以文學行義士林俎豆于泰陽書院公其九世孫也高祖諱國道

曾祖諱景洛祖諱源重考諱孝祐妣金海許氏士人濂之女公諱秉達字致旭號蘇窩 憲廟戊申正月十二日生生有美質小少遊嬉已備成人之德人或惡言加己不動聲色寬譬以解之退而不宿于內人亦不敢復以非理加之甫十餘歲與弟冀遠讀書于里塾凡諸資用必多取于己書冊筆硯與人共之弊而無憾同業者咸服其德性十三歲丁大人憂時王考妣俱在堂事生事死惟謹孝養母夫人母夫人賢淑有禮教公自在齠齔衣不加彩飾食不許厚味嘗戒之曰凡人役心於口體者不足與議也汝之兄弟

方懋志業豈可養小公服膺是教至老白首衣裳不喜輕暖飯羹不御珍甘儉約之風翕於一家篤友于弟同案而食並被而寢冠衣不異裁產業不各營凡喜怒憂樂言笑動靜若自一己此豈惟兄之所難於弟苟非是弟則亦難能也耳趙氏姑年老失明甚窶無以自保公常給繼衣糧歲饑使不凍餒及沒斂瘞之具皆極力自辦假棺於族家襲斂之帛蓋子姪之爲壽公所具者也姊適李氏早沒而無子公別立數頃田待其繼之者有嗣悉以田歸之使之奉祀事又助以錢帛改遷其墓而安之此皆發於天性非勉強

所能也每對宗族極言其親睦之道曰宗族者同血氣於吾祖薄之薄吾祖也又曰凡宗族所以不睦由其田宅衣食不相均齊勞逸不同榮悴亦異互生嫌隙患若仇敵吾實恥之乃與我家君及一二族人協心規畫買田蓄穀歲祭先墓貯其餘以恤宗族之窮乏者冬春計族人之六十已上者買魚肉以饋之嫁娶以時巹甕以節子弟之遊場屋從師友者皆取給焉其規與范文正故事相爲一轍族人之貧約不堪田事者賜牛畜僕以助其力有孤幼無所依者矜閔而撫長之使之有家室產業置學田立規制命曰義

學契多侍書冊諸物令一門子弟無少壯但衣食子家而學舍百須皆取資焉月朔考問其學賞罰以勸懲之遠近士友之來訪講學習禮之資宿實遊賞之具皆取足於此鄉人聞風心悅多遣子來讀學舍不能容焉里有或於異學者時莫之禁而自不敢肆其虐炎皆遠徙以避之公常憂道相掇院既久遺韻漸歇後生無所考據遂殫力傾財豎豐碑于墓道又鋟刻遺書廣布而壽傳之此蓋先父兄未就之志而後世子孫之所可準程也篤於好賢聞有德行文章之足爲儀表者輒傾心愛慕雖病不能身往使子姪時

月從遊叩其諦當之語切要之論曰誦而體行之壬寅春晩求李先生沒公時在壽瑞齋設酒肉大會賓友宗族酒將行訃使至鍾彰與裵文昶出齋舍之東廡相向而哭公愀然而起命撤酒肉曰晩求吾林文德聞其沒吾輩孰不驚悼且其門人方舉哀今日不安御酒肉一座老少皆食素日中而罷己酉春本郡並於咸安聖廟見掇公痛之曰 先王體國立教首建聖廟所以明吾道也聖廟掇則吾道熄吾道熄則人將禽獸矣五百年崇奉之地一朝見掇邦令云爾而邦令亦出於迫不得已者則雖加一日不猶愈於

己乎乃自具牲幣行釋奠禮或戒公以招訾謷公正
色曰古有爲孟子祖胷受箭者脫有以此致不測之
患當含笑入地耳旣而咸安守與卉服者數人來奉
位牌埋于廟旁空處輸祭器歸郡公出財募役築壇
于其上環而爲墻禁樵牧又歎邑舘之頹廢給粟置
守者使治荒穢公之尊聖戀國發乎赤心而世之斷
斷者反以是欲逞其囂矣可勝歎哉公自是絕跡於
鄉黨深懷績世之志合金結同志經營於遼野閒中
華亂而止公久病消渴榮衛漸耗而常蚤起夜寐家
務不必放寬兩建齋舍必親自董役晨出暮還有事

於族家輒躬往檢攝衝寒冒烈不知疲勞人或止之曰公之身所繫甚重今又有疾不宜一向勞形有以失攝養之方公笑曰吾豈捺生做熟自處以耐事者耶疾病命也惟可理攝何預於勞逸且吾必來服勞不肯優逸卒然反是則竊恐宴安之病甚於消渴也聞者服其至言辛亥冬疾革遠近宗族咸聚于正寢涕淚問所言公曰吾年六十有四子壯孫冠亦復何恨但未見此世之究竟乃以亡國賤氓歸於地下乎惟願諸君父子親昆弟友推以至於疎遠者善者法之不善者教之不專利不相學得喪榮辱視如一己

則吾宗其庶幾矣言終而卒是十二月初五日也一門老少皆哭之甚哀訃書所及士友多哭泣相弔明年某月日窆于縣西奈內先人之兆後移窆于榮洞內谷丑坐公天分甚厚風標迥凡望之若山立就之若春暄人對之乍見心醉久益誠服自以爲鄙吝消落其平居必斂飭端坐冠服威儀或無愆度一言一行動稽古禮儉以自養祭祀之奉賓客之供極於豐潔待人無貴賤必一於絜矩莫有偏僻之私遇事無巨細輒慨其游刃不見苟且之意人有善行必褒而揚之人有患難必極力救濟之少時客遊金陵見道

傍有夫妻菜色匍匐摘不實穗公哀其瀕死解貲斧授田畝不顧而去是歲在丙子大饑餘公散家穀賑飢戶又斥土易穀全活甚衆其仁德之有以蘇枯植僵者類如此教詔明於子孫恩施周於宗族信義洽於朋友以至閭巷婦孺輿臺稗販之無所知識者仰之如景星信之如蓍蔡嘗有異類咆哮閭里承視衣裳氣炎方張而及公之門乃低首自戢舉措不敢恣意有所問則對之惟謹退而之他不復肆前之虐私謂人曰與安某見望其貌聽其言和氣渾然不覺自化盖實德之無所不感有如是已嗚呼使公進立王

卮得以大展則德可以綏遠信可以一異明王覇之分嚴華夷之别有以能扶斯道壽國脉而命與時阻不能均弘施之一家政立于閨門澤潤于宗族雍睦和吉各安其歟堵天之所以降生豈專為我一家歟郭聘君鍾錫撰蘇窩記曰恩意煦暄飢飽不偏於十世之親詔教不離乎常而一門子弟咸循循於孝悌文學之科其身治而家無不蘇使因此推之其於國與天下何有哉聘君不輕許入者苟非實心相照豈但以得之於士友之口者若是淡與也如鍾彰族子之最厚受恩者也耳擩而目染心悅而誠愛非不淡

且久然惟其積德行仁之實有非筆札所能形容其萬一者齊志徊徨欲言而旋止者屢顧惟公之墓道可無銘乎銘則不可以無狀遂略叙其平日所觀感者泣以授鍾性以俟他日知德能言之士有所采裁焉爾公配咸安趙氏仲植女無子以其弟冀遠子鍾性爲嗣鍾性有三男一女男曰中洙餘幼鍾性能御訓嗣事以篤前烈宗族復屬望焉歲壬子十二月甲寅族子鍾彰謹狀

墓誌銘 幷序

歲辛亥十二月日蘇窩處士安公卒於漆原縣榮洞

里第享年六十四明年葬大宗內又明年改厝于本里
向未之原旣嗣子鍾性持族兄鍾彰之狀責柄麟以
載玄石者曰吾子於先人有舊知先人最深其圖之
柄麟無以當是寄而第惟得見公三十年相處如一
室竊耳目焉而心藏之則固爾也其敢以不文而辭
公諱秉遠字致旭廣州人高麗大將軍諱邦傑其上
祖也自後入 本朝聯赫冠冕至鄉貢生員諱汝居
以儒望聞號拙菴生諱義正言生諱世國縣令生諱
應虎副司直 贈僉正僉正有子曰道谷諱鏈從寒
岡鄭先生學 贈童蒙教官享泰陽院於公九世也

曾祖諱景洛祖諱源重考諱孝祐妣金海許氏士人濂女公生有異度自爲兒時不以喜怒而動色始遊塾舍書冊什物多出於公公必與同業者共之年十三叅父奉母夫人孝謹母夫人賢有行嘗戒以儉約公言下承領衣服飲食絶不近華美至今成家法與弟冀遠極其友于平常相處多有動人處且不使營産終始于學而躬幹家務大小以辦百須公之不能卒學盖以此也姑姊有老病甚窶或早沒無子各盡力無憾又庇其所嗣而業之於宗族盡恩義嘗曰宗族吾祖出也薄之薄吾祖也又曰宗族不睦由其衣食

不均勞逸不同立規畫廣儲蓄以備祭先齋居石衛諸具及遺書錢布推其餘遍恤闔族之貧乏者於是耆老有養婚娶喪葬皆有助而孤幼無依者尤拔例置義學田引族子弟造業凡用皆取足於此但勸戒其勤慢而不以疎近而豐儉之是以一門子弟無不學學焉者彬彬有聲稱時之人道人家親睦之懿文學之盛必曰安氏安氏云値歲饑則救鄰里黎吐斥土易穀無使一夫轉壑少年時在客遊中於道見窮餓者解橐裝而投之其人得活愛物濟人其天性也恆居應事待客殆無虛日必冠服整飭一不易常度

菲以奉己而厚於接人交際之間甚得朋友心其遇經生學子愛好之若己有如有邃學高行爲時矜式者在遠方而不能躬往則使子弟游從焉凡於鄉里親踈貴賤一以誠意推之不爲表襮之行詐僞者不敢欺貧暴悍亦不得恣虐嘗於里中有邪學數輩來家以避之異類豕突閭閻望其貌而低首自戢己酉孔子廟以郡合撤公慨然傷痛力救不得則自辦牲幣行釋奠因復壇墻于埋牌地以限樵牧邑館廢募置守者毋得糞壤草棘焉衛聖戀國之出於衷亦有如此自是脫落世務不出鄉閭而終其終屬宗族長

必申之以孝順友睦訃出里巷涕泣遠近人士多嗟惜者嗚呼公以包得許多之胷兼周詳幹敏之材而卑牧退讓不以賢知自居故人無不孚悅而慕向之非德器之深且厚者能之乎使其推之於世特一轉移事而生居於衰世下邑闕而不得試識者恨之公娶咸安趙氏仲植女無子取弟之子而子之即鍾性是能業其家也鍾性生三男一女男長中洙餘幼女在室銘曰

猗公爲人謙謙肫肫其本孝悌其具經濟其澤允洽而家而鄉苟加以位奚施不當世競錐刀獨何能然

身沒草莽竟誰使焉遺愛在人共與嗟傷我其懿之
刻辭于藏　盆城金柄麟撰

墓碣銘 并序

達而施政成而民化處而學行修而家肥士之常也
吾於卿士大夫其接之不數數也亦略有聞也端居
而飭躬讀書而譚理者日與周旋不十百止也其於
此果能者得有幾否若蘇窩處士安君致旭者吾未
嘗接而周旋也得與其家人門黨者遊與其鄉鄰士
友之識與不識於處士者而迎送焉莫不一辭稱處
士之爲人余之知處士卽如堂室焉處士不以問學

自命而居必有度動必有儀孝恭友睦而一門怡融韋布草澤未有一命之籍而德施洽於鄉邑藏儲屢能自給而飢飽均一於宗族賑貸不遺於氓庶祭先必備物塋衛齋居煥然有制建塾贍學資之不匱蓋將之以誠心而濟之以綜幹之才節之以勤儉之術也重以樂善好賢如恐不及誘一門子弟從事于文學獎其勤而責其慢及今南徵評林安氏之號爲多士者蓋皆處士之功也使其施于家鄉者而推之於國則向所謂政成而民化者其不在斯人歟處士沒而街巷婦孺相與流涕遠近知者皆盡然嗟悼是誠

何致哉處士生于　憲廟戊申以六十四歲之辛亥
終始葬于漆縣西今還封于所居榮洞内谷負丑之
原其孤乞余銘處士之族子鍾彰甫賢而有文述處
士之德備甚玆不復攸疊惟叙其略如左處士廣州
氏也諱秉達致旭其字也高麗上将軍邦傑之後也
入本朝代有簪紱九世祖諱徤號道谷師事寒岡鄭
先生　贈童教舊亭子泰陽院曾祖景洛祖源重考
孝祐俱不達妣許氏金海士人濂女處士娶咸安士
人趙仲植女無育取弟冀達子鍾性爲子是有三男
一女男長中洙餘幼女未行銘曰

彼軒而駟有不能澤一物彼經而史有不能執灑掃之節刻乎庭有崇困而廡有菜色譬氣痿之不貫夫奚有而奚盎猗歟若人之幽貞惟是眞心之惻惻自邇推遠痒疴之切在家雍雍在鄉洽洽以茲而往曷之不達迺局以地不溥而究嗟此世之叱羅奈九京之難作苞山郭鍾錫撰

墓表

嗚呼此吾友安蘇窩高致旭公之墓也公與其弟龜陰啓旭君俱稱樂正之善信余與二人者友也相驩而莫逆期以暮年強輔李兮先卒伯兮又卒余以老無

能不幾年而失此二友踽踽焉觀居此世者尤當何以爲心前已滋筆於龜陰之誌今又使余表公之墓於悒良久和淚而叙次之曰公廣州氏諱秉遠致旭其表德也已上世系誌碣詳焉生卒戊申也辛亥也塋在榮洞內谷丑坐原娶咸安趙仲植女無育取弟冀遠長子鍾性爲后鍾性擧三男一女男長曰中洙餘幼於乎君之家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君君貌厚而氣完美質天成自幼防表暗合古人溫仁多恕就傅里塾同業者咸服焉十三歲丁先公憂事王考妣惟謹凡事一遵母夫人教蓋母夫人賢有行人稱宜

其生二子友于弟有司馬公之風趙氏姑老而失視李氏姊夭而無子皆極力周旋生死有賴於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尤致力焉建上下書塾置學田儲書冊以資後進一門之內文學彬彬四方賢士聞風坌集無不覩德心醉凡於尊聖衛國扶正斥邪之道有人所難及者多焉君孝友以爲本勤儉以成家仁恕以濟物擧而措之天下可蘇而焉歿止於一家可勝歎哉矧塟奈內也會者千數皆曰善士亡矣將何以考德彝之輿誦可知余言之不誣也巴山趙昺奎撰

挽章

郭鍾錫

凡士讀一經開口譚治平不悟房闥裏婦婢惡豆羹
聞道廣陵宅百堵春風盈十世無疎戚一體均奇縈
簞饔互吐哺尺縷交纏綳聯塲課孝悌充堂育儁英
黃童與白叟鼓瑟如吹笙中有蘇窩子澹澹無私營
本我仁為性由之行且行鄉閭服其義冠紳欽其名
此道無小大家國詎殊程草澤遙閶昊不遺汝公卿
坐看東海涸萬類就燔烹招汝天上去奈何乎餘生
林客空有淚題詞叩青冥

又　周時命

頼誰吾邑扶綱紀自此高門摧棟梁白馬還違遝攀紼

哭謾將掬淚述哀章

又　　金鎬源

六行兼全世不常入人深者是仁聲賢門文學皆餘
力樂在平生教育英

又　　趙昺奎

武陵千仞碧崔嵬君子挺生古宅肥張氏同居宗自
睦陳公投轄客如歸一身經濟勤為本萬口聲名德
有輝舉世皆沉公忽逝東風揮淚雨霏微
蔦松依附積暄涼泛愛包荒俾也忘時節走人書謚
篋冠昏速我酒盈觴阿嬌疾祛慈恩大賢弟稿行友

道長自此桃源紅樹路伶仃那忍學漁郎

又　　　　黃在壽

拙老家聲壯道翁衣鉢傳公能繼式廓好古而尚賢
孝友由天賦謹儉化俗識范庄規模遠韋園花樹連
牢落經濟志遺眷衛聖虔蒼松峙雪壑歲寒保貞堅
即之陽和動藍玉暖生烟李方能績學珪璧一床聯
提來鴒原雛鸑鷟共翩翩材成託肯構氊業尚蔚然
儆余世同衙契誼自我先愚智共相資騏駘共一鞭
牙琴未終曲中道歎絕絃

又　　　　趙性坤

道翁家範有賢孫祥鳳遺音美玉溫顧余猥忝京陵誼怊悵如今不盡言

又　　　　李壽瓚

蟬赫名家又篤生烟霞秀氣石金精鄭書充架課兒姪婁被聯床樂弟兄修築聖壇扶大義刋行先稿盡湊誠廣陵琴斷誰同調水咽山哀意未平

又　　　　李益九

孝友承氊偕伯仲詩書傳鉢郁蘭芝已矣丹旌何處向驛亭微雨大招悲

又　　　　趙錫濟

允矣夫君德暖噓春苑風實有御家範豈無鎭物功
庭學期方遠牀簀樂未終吾林何寂寞落落曙星空

又　　金起元

聞公乘化倍增悲一見前春豈面知周急風聲人所
仰齊家模範世皆推

又　　趙貞奎

春雨春風英之野有鹿羣羣草肥肥秋月秋風英之
麓有鳥嗈嗈鷹且飛蘇窩高老人開門笑明王不作誰
與歸俗子滔滔將入歟莫禎言吾道之非我有舊物
相傳者堯舜之文周孔衣華宗百數鳴公德恰似戎

壇聽指揮黃雲大野秋同熟白月高樓夜分彈有老可養幼可育嫁娶及時空其家南鄉章甫紛徵逐求息齋畔書聲跻而今好善樂正子在昔惇親范希文公忽乘雲辭世去空令後死愁荒濱

又　黃炳壽

雍容德器自天成李世公生若有情州里能回仁讓俗軒義日月眼前明

草草人間百六秋千衢塵雨似洪流誰知早歲桑蓬志零落烟霞苦未收

又　趙昇奎

荆纂世路苦難平儘美吾公篤厚成裕後追先輝德
業敦宗信友謁仁聲勑身勤儉恆遵的處事周詳各
稱衡仁者攸歸天佑吉翔臺水月萬年明

又　徐亘源

大朴日以散鮮見忠信人華藻惟射利邪妖亦亂眞
有偉蘇窩子天得美且淳倜倜由其義勿勿居其仁
平常經濟業已驗勤儉身兄弟既篤友宗黨又睦婣
置塾法玉山文學日益新不謂我顓蒙許結潘楊親
東筍問寒暄實荷眷愛臻滄桑日以淪挈家入西秦
渭雲共月夕徒勞夢想頻臘月耿蘭書倏然作先民

嗚呼將安倣悵悵泣迷津

又　　　　　許　埰

蘇窩處士德義崇叔世毅然獨古心幼遵母訓節厚
宋老與弟難聯枕衾玉山義學能立規一門子弟富
書籠姑蘇義稟均疏遠百口宗族安田屋有諸內者
難掩外名聲日飽南鄉人多少南遊豪傑士不謀同
作高門賓建齋編書竪儀石血心尊祖靡遺力一見
賢姪知所蓄櫲樟落落干雲直江渭迢迢難得御細
行跡節未盡詳寧爲闕略無敢溢乎且撝謙恐有傷
莫歎康濟老林泉施于一家亦爲政但恨壽不稱其

德六十四年奈乎命一束生芻猶未遑我思古人中
心恫況是講戚親而切兩家先世渭陽同一幅誄詞
輸盡情敢望容赦負幽明

又　黃熙壽

廣陵遺鉢起公仁做得平生事業眞築室迎師開後
學竪碑刋稿述先人尊突孔座賓常醉義重吳庄族
不貧夫子壇前省掃節漫漫長夜獨秋春

又　李斗浩

慈良謹厚藹天姿今世令人見古規道老模楷賢不
乏英庄花樹義均施裕後追先能事了交人律己實

心爲往歲忠齋觴詠地空留樑月入吾悲

又 裵文顯

生平質行儉溫良獨世高標孰有當百度周竆能事業一心尊衛慕羹墻賢男承襲家聲壯樂石煒煌基道先併與鄕人同執紼洛江寒雨淚沾裳

又 趙宏奎

欽公德義出常倫道合之家交敏鄰好語開襟如滿月仁心及物與同春華宗子弟經中士遠地賢豪席上賓却恨今行去不返我歌悼悵洛東濱

又 金相頊

武陵安處士忠信謹厚人鄉約監田呂家謨江州陳
倉攢滚嫠憂腔滿赤子仁爲善日不足羣心如飲醇
衰季際百六爲公悼不辰遙奏虞殯曲萬事揔成塵

又　趙瑩濟

大陸風雷蕩淳庬獨古心春風動墟曲花樹繆林林
魚鳥不悆猶瀰瀰水雲濱

又　李熏浩

流行譪藹滿腔春叔季滔滔抱樸眞校毀家有伊吾
子歲荒村無凍餒人

梁楚風聲客滿堂良朋命駕載壺觴章章豈止形於

外高處令人未盡詳

姜被歡深産業通當年繼學自劬貽贏甥縈族咸知

德自視閒雲過太虛

先兄末契託知優引我桃源深處遊百感在心臨壙

哭東風日暮大江流

又　　金炳麟

大界滔滔混汨眞古来醇德尠其人惟公不負天初

厚衰季生全赤子仁

太和甕裏貯盈醇多少令人飲輒醺歲暮漫天風雪

夜坐來春氣自絪縕

冐中許大括無涯百爾疇非孝友推鄉黨里鄰咸置
腹輿臺婦孺亦淪肌
尊聖忠君一寸方傷時憂憤欲沾裳雖加一日多於
己舍萊瓦宮殿理毙
有才無命正堪欽合置巖廊蘊抱開賁飾一門知小
著如何卒歲卧蒿萊
賢季聯翩共邁征居今未見此令兄誰知寒落闕中
恨千古同悲夢忽驚
能子承家式似之優將父道潤高楮羣咸又有瑤琨
美共讀牙籤滿架垂

舊國滄桑一杳茫岱山遊趁此蜿蜒轉仁而壽詩非[illegible]
憾却有全歸七尺長
多慚平昔荷知憐躬訣胡違祖道筵龍華不崩洛江
在後人猶說碩人阡

又　　李光欽

道老邁種德如今篤挺公扶宗詢變竈憂學賁贊宮
見義刀如割親仁犀共通世澆人又逝寄者與誰同

又　　趙昶奎

溫和本性廓仁鄉孝友修齊己立模十世分門同室
若萬人稱德異言無校宮菜禮碩猶減家塾書聲蠹

亦瞿琢重儀形今不見絃歌斷韻自嗚嗚

又　李鉉洙

和氣春噓物德音鳳在岡平生行已處不愧彼蒼蒼

又　楊鍾八

嶠南百里地實德似公誰家模人盡式風釆世難追

又　安秉烈

吾黨年來何運厄如公兄弟至弘斯德星方晦文星沒天道難諶世道悲瀧表甄亭能事畢泡庄陳轄實心爲六旬有四非仁壽餘慶知應在治箕

又　李壽瀚

榮山屹兮榮水潫想公㝢次之有廓痛哭兮公不顧
水流不返兮雲山空邈邈

又　　　　　　　　　　　　　安均烈

南鄉膾炙頌仁聲六行優優備一生賡塾可能資後
學全門俾勿走歧程峻嚴處有眞淳氣圓活中含鎭
密情忍哭李公公又逝不堪回首向龜城

又　　　　　　　　　　　　　趙性孚

南州咸誦我公賢儀表休休德不衍慇舊禮存牲尊聖
廟濟微登梓壽先編興儒稷下開書塾杖族吳中置
義田痛哭林窩風雨冷弟兄連歲去黃泉

又

滔滔斯世日頹圮絃誦息齋講舊儀尊聖愛君仁間

趙鏞赫

廣敦宗友弟孝源推自惟景仰星辰迴準擬繩鞭歲月遲一卧床茲仙壽促西門痛哭不徒私

又

楊鍾樂

了翁曾不識河南籍訟吾生固陋甘此世羣皆俱失相前途艱險獨何堪

又

安鼎呂

家法今顏氏躬行古石公咻咻奔競世林下獨清風

又

孫浩榮

淑氣南州降碩人風儀濯濯絕埃塵寬平器局溫和
德自在當年尺度身
軒屛早歲厚蒙知剩得高門巨細規積蔭自能昌厥
後庭前殊有鳳毛奇

又　安達中

林泉休養不求世氣味純全老且康法語諄諄猶在
耳臨帷一哭可能忘

又　黃復性

歎息淳風邈公爲泉下人世皆將鬼歎誰復任綱倫
皎皎玉池月娟娟瑤草春而今何處覩攀紼慟無因

又　李晩雨

天如報公善百壽未爲過天如報公德千孫未爲多
遭荒賙鄰里肯構貢澗阿全門諸子姪精工切且磋
勉善存義方不善加嚴呵有實名且隨長逝亦云何

又　金柄純

生晩聞之早仁聲動洛涯義推吳族里行化石君家
如公那復得斯世正堪嗟一覿終違頹鯫生恨益何

又　金性禝

臨事戒兢接物諧猗公純行動閑衞衛聖功存扶世
敎惇宗義重立家楷

又　　族兄鎭遠

粹然德性立根基洞府溁溁玉蘊輝衛聖不曾辭疾劇戀君無暇顧人譏吾衰甚矣君先逝世亂如斯孰與依慰爾雙親阡下路大明冠服得全歸

又　　族姪彦浩

吾宗百世道爺庭復有賢仍嗣典型亹亹追先垂後意隧多顯刻案尊經

新成齋舘似寒棲誘掖羣蒙路不迷子弟皆能談孝友至今家行耀江西

窮途涸轍日相尋接物春臺子諒心閒道鄰氓猶巷

哭常時遺惠及人深

曾年屈駕過金州一宿將行意更悠但願無違衰暮
日盃樽不作隱候愁

江河日下歲華遒萬事人間竟不全家國何殊悲殄
瘁緘辭直欲問蒼天

又　族弟揚遠

造物有深意吾宗降我公德似陽春藹儀如泰嶽崇
義學裕家範聖墻扶士風可憐經濟志埋却碧山中

又　族姪鍾彰

泰山自重厚囿鳥獸草木江河至淵深于宅蛟龍族

在人見我公赤腔呱渟滀酬酌羣羣物一切置諸腹
推仁春煦藹秉義秋霜肅非欲苟悅人覿德人自服
季方同其德連床勤切琢有如威鳳降天下爭先目
又如巨鍾號羣生癡夢覺宏籌定廟堂卒歲奈空谷
試之一家政孝友而婣睦尊卑既叙秩內外且位育
并井審階級平平持斗斛正始宮壼肅捍邊城府確
一室鴻熙洽叔季獨軒頊吾宗昔不競小大瀕顛覆
有書長不講有稼長不熟賴公勤麻苨庶免罄杼柚
一家告飢乏若吾推溝瀆義庄溉花樹學田種藍玉
一身備百度陋巷興禮俗寃姊分錢帛孝婦倉米肉

愛人人愈敬怒人人不讟立幟鎭羣疑屹如千仞嶽
元帥一按律萬夫不敢駁塞風掀聖廟欲支奈單獨
募役發私帑具牲殺家畜衆議庸何傷自反無不縮
慨然泣風泉京周一何邈西登復東路誓死罔爲僕
不討不爲義已辨春秋臆顧我一唾耳驚懼汗栗栗
憔悴力不武難以千斤督願公壽且臧第見皓天復
那知長卿疾竟至啓手足此世忍能忘吾輩嗟無祿
病革召宗族不遑及家屬曰吾先王地狼虺恣貪毒
飄然一乘風泣血帝傍告命彼雷師斧左奮右排剽
九野烟月夕魂降駕黃鵠閒來心欲裂我淚非私哭

歷陳平生志爲爾孝子曷毫髮不能愼肯曰有繼續
而余才德淺慚愧負我叔丹旐赴瀧阡難將百身贖

又　族姪鍾曄

圭璋粹本質雪月爽襟期收族丹衷藹傷時皓髮垂
新編道谷集滿壁陶山詩萬事翻滄海寥寥播素帷

又　族姪鍾珪

洛水千里流武山萬古屹淑氣久鬱盤偉然篤公出
瑩明胷裏月氤氳座上春忠信維本地謙謹是律身
胡爲世多歧營營倒裳縱厚味紛朶頤貪金結騎駟
眷彼丘園下逍遙樂自嬉捐貲尊聖廟纘梓彰先徽

轄井賓以來免藻家自肥念我函莽質受誨已多年
實踐吾縱之觀感人莫先一門哭摧樑胡爲値歲辰
適拘違絰訣齎恨涕汍然

又　宗下生孝求

多士咸趍齊稷學美庄能濟范宗貪回首武陵誰復
仰子孫惟幸舊謨遵

又　族姪鍾洛

南紀寥寥人物渺道爺家裏降公賢天不必延仁者
壽窮山婦孺且漣漣

氣宇英豪德器恢林泉甘老廟堂材直求分內無餘

亊家政須從孝友來

又　　族姪鍾斗

維天相吾家乃挺蘇窩叔氣稟排山岳胷量納海瀆
豈專賦質美亦由漑壅熟嬰年奉慈訓到老節嗜欲
一弟友于篤怡怡交相勗食飮共茶薺寢居同寒燠
叔宗體均視交友盡忠告發言言必中如矢之湊鵠
臨事事不紊如綱之挈目吳中置范庄玉山創劉塾
深仁靡不及尤庸恤窮獨給地使屋居傾囷以饘粥
如春着羣物枯瘁生意足吁嗟世一翻洚流沉九陸
聖牌埋八地黌序爲草鞠齋書京部吁殫力壇塲築

皓天曷日復求矣我邁軸西亭聽鳴鶴南澗拾呦鹿
楸瓏刻珉石芸架庤書牘懇懇牖後來嬾嬾光先躅
諸子多聰俊錯落暎瑾琡小子才不肖亦許同隊逐
謂言可期待童牛而加牿受德久未效心焉徒慚恧
云胡二竪纏竟違百歲祝日月若駟流宅兆告龜卜
徒友會如林彳亍山中哭斯世正泯泯依仰復有孰
憑棺一長痛我淚盈巾幅

又　族孫憲洙

江河其量泰山儀赤子心存白髮時充我諸宗如大
厦九寰風雨恃無危

文明道祖百年賒寶匣寥寥響絕嗟割置義田貧養
學主山遺範復吾家
鵓語啾啾士數凉熙寧茂草悵吾鄉築壇聊寓羹嗇
慕歲歲年年拜素王
陳家元季昔為難一榻墳荒又共歎把作箕裘仍世
世祥鸞瑞鵠狎庭欄
德宿沉沉素帳垂此生無復拜承期只看夜夜蘇宮
月宛照山前洗硯池

又　　族姪鍾律

叔季難人物眞豪見我公吳中開義廩樓下振儒風

孝友門墻大貧袞世業洪揭來非偶爾吾道有汙隆

蘇窩實紀卷之一

祭文

趙昺奎

嗚呼痛哉世級降而風氣漓文飾勝而質實少華靡盛行浮薄滋渼上古淳朴之俗漸不可復見則吾夫子從先進之訓其旨微矣孔子豈不欲文質彬彬之君子哉不可必得則與其文勝寧質實之爲愈也於惟我公禀受既全充養又厚純然而任之天謌然而及於物凡所施爲暗合乎古人之則環顧斯世孰有如我公之德之洵美也哉公之家積累百餘年公乃挺生所尚者勤儉也所行者孝友也本領既立事事

皆順譬如綱舉而目張根培而條達上下先塋築齋設塾而置祭田贍學田苾芬將事悅親戚之情話多畜書籍資後生之肄業賢弟龜陰公爲領袖而文學之士多出其門豈非積德餘休耶爲新學者忠以易一世而持古道不變者仁門子弟也廣延鴻碩譚經講禮不懈益勤公之名字騰誦於嶠南士藪遠近無異辭無其實而能然乎嗚呼吾與公弱冠相遌始也識面終也識心及夫通家則不以我卑鄙尤致眷眷憂樂與同寒暄陸續每馭高軒必屢日留連有如蚷蛩之難捨朓朓緒論無非悃愊中流出也我有弱息

以病河魚試以刀圭三載如一畢竟奏效而爲完人
余豈敢忘也吁嗟賢季寔爲伯康之君實而在公回
甲之月先公而沒鴒原孔懷非比他人余亦失禆迷
津倀倀乎莫知所之而幸公之老而不衰筋力猶可
恃也余近多病意謂我死而公哭今乃使我而哭公
耶公雖死而有事業不朽可謂死而不死矣我雖不
死而無垂後之業況今天地翻覆矣不死而生生亦
可恥以是慰公之死而弔余之不死也

又　　趙貞奎中奎

夫人之事業猷爲大則在天下小則在家以其試於

小者不可信其大者然古來偉人鉅賢未或有舍家而能天下者家乎看而秤量今古庶乎其不中者寡矣嗚呼夫公南荒之一布衣也食于家六十年自樂其命於畎畝之中而刺史不問其姓名太師不采其風謠公之生而死而只播其仁談厚聲於土人之口以爲一方爲人子孫爲人父兄者之勸也耶盖惟公和而爾寬而容立已以誠信立家以德義儉於自養優於及人而曰予宗族同祖先血氣有憂同憂有樂同樂以至其治生課兒凡百念及與已則已一以實心心之所到衆人之嚮伏生業之滋秀如草於風如

苗於雨露尊門老少感公之濱而頌公之勳莫不曰我衣我食惟公之力我師我儒維公之力吁嗟乎安之氏乃昌乃揚自公其權與矣嗚乎於勲既沒九族失其親范公千載義廩寔參世或有子飽而父飢弟煖而兄寒天之彝晦而不章民之紀解而不張華轉而夷夷轉而獸滔天之禍惻而又惻矣公獨何人乃能收其宗而振其族凡冠昏喪祭之助有條有節更從吳中法門來置全門於聖人明德之時節公之仁民愛物之則在家既備而卒未之試於世亦足悲矣貞也弟兄早聞華聲晚乃相識悅其心而樂其德音

因之好又說餘年息齋之燭春菴之樽已矣前塵嗚
呼哀哉

又　　　　　　黃炳壽

嗚乎猗歟我公全賦實德肫肫其姿淵淵其臆律己
以嚴曰繩曰尺行篤彝倫言必正直義服士友仁洽
宗族述先牖後靡不措畫拜瑩一區先世攸宅枕溪
古亭道翁遺躅槐柳蔭門澗阿幽寂肯構肯播益息
展拓爰建規約闔宗分職顧瞻東西齋舍翼翼于以
奠掃于以教育范氏義庄鄭侯書籍闡揚先徽繡梓
樂石世降叔季淳風日遡聖廟已墟館宇榛棘公起

周旋湥懷皖惕設壇寓墓護殷極力猗歟我公禾路
矜式廉頑立懦孰不相得人有患憂若己斯胥專有
疑難如毫是析樂善好禮咸由悃愊令聞四馳塡門
名碩思亭春書蘇窩高求又風流元帥左干右戚猗歟
我公百夫之特一家之政合施邦國斂而不試為世
道盡嗟余蹇劣有銘肺膈世接芳鄰慶吊欣戚亦我
周行悶我之躄勉我安分病我之厄薰猶縱異逢麻
資益受之也托非謬則感自顧慚怍欲言還默禍福
茫茫天理難測哭弟之淚尚留枕席一病沉綿易簀
何亟赴車所届孰不嗟惜嗚乎已矣公今安適蹄跡

遍野區寰窅窅厭溷全歸柰山蒼柏矯矯活龍藏之窀穸我贅失相倀倀冥擿林寒巷空撫念疇昔

又

趙昺澤

嗚乎天下終陸沉也耶樂堯舜之道者竟壈坷而没身乎堯舜親九族天下治焉親九族齊家之事而國與天下皆其推也人人之親九族皆如公之用心焉則天下可坐而治矣嗚乎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四年竭力盡在我之道孝于親而友于弟推而廣之置義庄而一門無凍餒之人建義學而子弟多文學之士此以堯舜之道治其家者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自

是而又推之則其於國與天下何有哉若夫殺家畜以祭先聖出錢穀以守郡館恭儉行於一家信義著於鄉黨實婦孺興臺之共成風誦者也吾何必枚舉也哉余於公親厚視衆人煞異而痛惜與衆人公共者爲其不能大施而使舉世樂堯舜也嗚乎哭公之第才草宿又哭公入地公可忘世世豈可忘公耶

又 李熏浩

嗚乎世常說古道不可復行吾固不然昔者公以堯舜之心爲心而人以堯舜之人待之今人以今人自居而人以今人遇之顧自處何如耳苟其醇矣誰能

淸之天地閉塞凍裂慘慄而陽春一至山川草木皆
發萌芽嗚乎公之仁德所呴昭蘇困窮有如是夫有
如是夫是以其旣沒之後近者感泣遠者歎嗟皆曰
古道不可復見吾且不然夫公樸茂之行仁厚之風
積善種德之家法今之人亦知稱之矣孝悌之道文
學之教嗣子若諸從子亦旣述之矣於戲公雖以其
不可以者猶不以也已雖然吾儕小人生則歌之死
則哭之而前四五年公之弟旣纍殂哭之過時而悲
今又哭公而誄之吾於公兄弟嘗自謂與天倫骨肉
不甚間矣嗚乎良亦慽矣佳城一閉德儀安覩瀝哀

陳辭庶鑑子衷

又　　金柄麟

嗚乎嶷嶷豐偉之儀恂恂質慤之貌諰諰惠愛之衷休休恢容之量謙謙退讓之風其不可復見於斯世耶余觀世之人善厚者未必不迂於濟事幹敏者未必不欠刻惇本而公則不然得於天者厚而完修諸身者周而贍仁足以遂物誠足以動人而政于家棻飯乎周禮六行規于門裘葛乎王制四教心心念念庶事底績至使榮之野而康衢焉榮之塾而庠序焉何其盛也逮夫天翻地覆冠屨倒植而尚俎豆于宮

墻不草棘於縣舘則其衛聖愛君雖是寸丹之炳然而不以越俎爲嫌而冒犯危險者又不其偉乎此皆公之赤子之心至于老白首不失而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者也使其有遭而展布利澤之及固知不些而顧閔於時而沒身草茅壽又不稱此則人之所嗟惜也於公何損哉嗚乎余之識荆於公將三十年矣自望貌聽言之始而已信公之爲公竊莊誦無斁冀或百年徽隨以爲服飫心醉之地矣吁嗟已矣居今之世得復見如公者乎第惟公之嗣子克勤繼述庭守典型之遺公之門公之閭公之鄉皆公之心手

之迹而餘澤不斬口碑不泐則此可以替公之面而見公之影象也耶

又　　裵文昶

嗚乎世教寢降日月有異偷薄紛華莫悟顚躓惟公特挺天賦孔肥湖海之姿山嶽之儀不事矯揉動合方圓不貸問學行篤彛倫有煥其道造自閨門上下雍穆面面陽春氏族同隣視之如一置庄立學制度有節惟時篪公燦燦文質大被融融無言不悅闡揚先德正筆煌煌奬進英材箇箇琳琅盖公所性忠厚質淳匪彫伊朴匪飾伊醇虞典五教周官六德是踐

是求不矯不飾優優其量藹藹其仁曷不大展溥于
邦鄰吾儕山仰祝以遐福云胡一疾竟此不淑余惟
無似得接閭巷過蒙知愛事契之重砭我之愚析我
之疑恩若周親義若嚴師念我東土鳥獸交橫惠好
之歸惟公可憑天胡不憖俾我倀倀追惟疇昔宇宙
蒼蒼嗚呼芝蘭之萎遺芬可挹鸞鳳之逝彩毛可拾
令胤克肖懇懇赤衷公豈可沒求存遺風靈車既飭
清酒一卮不昧者存庶歆格斯

又　　　　　　　　　　　　　　趙性熙

嗚呼如公之嵬行實德求之古人亦不多得况可復

見於今之世耶甲視之則范希文之於宗族也乙視之則崔孝芬之於兄弟也丙視之則劉玉山之於文學也予與公爲中表兄弟於斯世者五十年矣而親之至故識之詳識之詳故感之深此非特無狀之私誄已藉藉於東南士友之口其生也足以爲勸其死也足以興哀

又　　趙馥奎

昔我先子養德林泉豈無他人與公忌年先子仁厚公亦善士儀容德器宛其似矣豈必歛飭人欽慕矣豈每恩施人爭赴矣先子旣歿言哀其孤來汝語汝

汝實騐愚載鞭載策匪怒伊欿豈余其私莫推非恕
肫肫其樸綽綽其裕曰公先業造初中庫公一廓之
化閭隆起勸學興禮亦旣彬彬開門納客不見趍趍
天下雲擾盃守其靜誰謂桃源不在人境頹言溯洄
毋遠提警公歸不復悵余奚止哀哉混沌公死與死
凡今之人枙蠟而已我思古道孰恤孰勵佳城在彼
跪薦余祭

又　　黃雲河

嗚乎九垓閉塞眞陽絶脉怪氣洄泬鬼歎躅躑綱淪
法斁利遻斯刺惟公之生豈不齷齪意度寬厚器量

厥家施人則溥自守以約確乎有執立定鐵脚理煩剖劇厥刃無跡早事忘養耕彼桐柏晩定貧族姑蘇之郭構齋育英萬卷序閣梓文竪碣式闡先蹟我樽有酒我友我客我泉有石我笻我屐問奚以然肫肫衷赤俾推而達世莫不穀奈命之窮韋布丘壑河也狂率自弛而跡公曰沒來我架有籍朝晡何憂我簞可析受言感激曷不喜躍迺纒于冗竟宿其諾睠彼武陵一草一石含輝增彩莫非遺澤噫噫活佛閉之幽穸巷哭相接咸願身百存順沒寧何愧何怍

又　　趙鏞雷

嗚乎予戴冠登公之門數蒙愛勤退而與羣子弟遊甚善盖兩家先誼之重已三百年于玆公又吾祖考之從妹壻也嘗望見公豐貌皙身顏色敷和語言典厚峩冠大衣處于茅茨之間室家治庭戶無異言兄弟樂長袍常不離宗族環于堵案盛有儀婚姻以時俊髦盈于庭禮義是修文墨是尋英之野稻黍油油武之山草樹熙熙便使人心醺氣舒宛覩三代遺象予于是深欣慕之惟童騃無知識以爲人家福祿之盛例有此矣及後聞於輿誦因復自思之此實由公之能德渾量汪處事寬而容旣用之御家有道亦推

之道寸人以誠凡鄰里鄉黨惟善之是化惟惠之是頼者也予于時重有感焉予聞古之君子以身帥家自家行國鄕使公得公相之位有以擴展藴德將庶使大之天下如小之家哉抑時有所不能而卷吾才志総捲藏於畎畝中矣耶然世之有家者咸慕公之爲爲之則焉則亦世之幸也嗚乎世道降朴厚日遠巧僞日騰國既墟矣人且獸矣予之生也曷爲此晩寤寐思見古人而不可得惟自幸獲知於公公又作古人矣嗚乎悲哉

又

永思齋宗中

嗚乎古昔賢德所遇不同隱顯亨屯在世汚隆既亨
而顯黼黻王國厥施斯普播絃勒石或屯而隱循理
樂天及人以善所在賁然維亨維顯厥施易見維屯
維隱厥德難闡較是二者誰爲優劣所遇雖殊輔世
則一惟公德器鮮見其儔山野素性廊廟宏籌出可
經世處可鎭物遭時多辟斂藏退家施之一家孝友
其效位育其方鴻熙其境覿德聞風遠邇心悅視古
隱德厥美相埒一世風浪底柱屹屹天胡不慭使我
忉怛昔我宗族儆渙頽靡學不知方農不及時各心
其心百口而單公實耻之開曉萬端以身爲度罔或

不正有或不齊反躬以省接物以仁藹如春日立論以義凜若斧鉞措置學田讀書少貪月朝考校大帶高冠㷡㷡花樹蔡蔡藍玉左右呈媚喜溢顔色有蔚瀧阡貞珉既刻有奐新齋契棗既潔尊祖裕後疇非其功一則我公二則我公一門丕責更誰有之曾未百年遽乘東維嗚乎哭公徒然悼公無益公之典型塗我耳目有矩可守有規可運詒我子弟暨公賢胤戰兢奉持永不墜失庶不負公公可不沒情可盡言言可盡文聯襟並號方寸如焚不昧者存庶歆我虔

又

族兄鎭遠

嗚呼明日果君之中祥也歟余固訥於言者何以能象君之德之萬一也然而略陳其平生所感于心者而哭告之蓋德行義崇學與禮以樹我門台以牖我子弟使內外各安其所賢愚各守其職唐虞然其讓三英然其敬此非君為家之政歟尊春秋之義嚴華夷之別奉倫綱如日月行信義如四時厚本而厭末敦薄而厲渝使既頹之俗復回於熙隆亦非君輔世之志歟嗚呼一家在我一世在天在我者吾既可勉而能之在天者吾其可必而就之乎未知朝夕之日報家政於上帝復與千古英雄說與其未就之志而

師錫于帝使之陰隲於冥而有志之英豪耶嗚乎君
稟温厚正直之氣字諒接人若大勻之播物就之者
益潤其澤確然立義若泰山之據地仰之者愈覺其
高旣孝於親又友於弟弟亦賢志兄之所志不幸先
逝一門之痛也在昔吾宗不見相恤道祖遺風幾乎
沉湮君甚憂之導之以正齊之以義善者勸之不善
者厲之傾者扶之踣者起之使得自保又從而厚庇
之猶恐其不周常曰宗族者同血氣於吾祖雖親盡
者一人飢則若吾飢之一人寒則若吾寒之憂則先
憂樂則後樂不見其親踈彼此之別一門大定敦睦

之風無愧古人建齋舍竪儀石以妥祖先之靈立學
田侍書物以資子弟之業凡冠昏喪葬讌祭之不能
自資者取給於君而無憾焉此非獨有餘於一家矣
舉而措之其於國與天下何有若夫聳聖廟築壇墻
沐雪夜歸具牲酒行釋奠不憚別人之嚆矢使百世
而有公議亟不惜僂一指於祖曾者之列矣嗚乎君
與我五世兄弟七十年心契也親愛之意相厚之道
不容枚舉然到白首不耕不穡而免乎凍餒非君之
賜歟鍾彰兒粗識文字得列於士友之後非君之使
歟此其所感於心者之大槩也君平生不喜人言之

煩瑣又不喜對面獻諛故姑捺止此君之疾革也執余噫爾曰西登之計深知者寡而我今至此命矣夫奈何余撫手而泣曰巨室之築大匠闕歟萬夫之屯元帥蹇歟一門經濟一世大計誰之可任君遽曰命矣耶嗚乎國無賢相敵必乘之家無耇造人必侮之君沒而歲未周外侮忽逼於道祖幽宮之側胤姪鍾性竭蹶心力一灑其耻可謂是父之子而吾家又不寂寥矣寧不奇愛乎其不能盡於文者地下相逢庶幾不遠君其少俟嗚乎哀哉

又

族姪鍾河

嗚呼公與我敦誼則源同而派別矣交契則自少而至老矣以同源之親兼至老之契已不可多得於錢界而矧乎公與我所以相期而相求也又在世俗常情之表者乎記昔壬申春余以弱冠訪公於武陵之陽問我爲誰喜動眉睫一見如舊肺腑無隱自玆以往要爲久敬渡江而東則公必訪我渡江而西則我先訪公我以叔呼公則友視敦睦之情莫逆之誼處遠若邇匪面伊心盖不下於同堂之叔姪而亦不多讓於古人之膠漆矣前冬聞公調候往診公牀公病已久榮衛雖減精神言論視平昔無甚異歸未幾句

實音遽至矣嗚乎公於斯世不得展拓所蘊竆爲匹夫而以飭躬正家爲第一義事親以孝與弟以友教子以義方處族以和氣至於姻戚朋舊之際各得其歡心奉先之節裕後之謨尤克誠克力靡不用極七十年如一日其規模儀度足可爲宗黨鄉里之所矜式而欽賞斯蓋仁人君子之所用心而孔聖所云是亦爲政者殆庶幾矣

又　　族姪鍾彰

嗚呼十日畫山難盡其嶔五日畫水難盡其滚千言誄公德可槩歟謂山盖高尚或愬之謂水盖滚尚或

厲之德輶如毛鮮見其舉天篤降公全以賦與既受其賦我敢不踐曰忠曰信德之本也惟孝惟友德之順也溫良恭儉德之實也寬裕慈愛德之發也並爲體用罔敢欠缺酬酢萬殊周流貫徹天君建中會極而一施之有政一家唐虞父子賡歌弟兄都俞上下分職庶事咸熙畢斯加彼王國是宜于嗟不展皓首蓬茨始時吾宗岌焉阽殆有子不敎有田不易百家怠業互生疑貳公實憂之思欲丕變懇懇傾倒披露衷悃藹藹其春皓皓其月見人有善欣若己出聞人有過若己有疾勇往凌疑悽刀兩截會衆立論士亦幟

挺挺萬夫之趍一將之令有或不齊益加弘施孰親
孰踈自祖宗視其流雖殊其源不二爰置義庄濟其
溝壑更立學田授子弟職曰有賢弟立規㧞張幅巾
往來可掬琳琅况又四鳳並翩齊翔遠近聞風咸願
襲馥鏘鏘佩玉自南自北淸鏞先發萬吹俱作何以
致之惟德之崇侯誰知已曰吾家公細大輒謀輸寫
赤衷檢書南寮觀稼東阡脩然鶴髮或後或先血心
尊祖屢空其囷書旣潔粢墓又貞瑕冤姊有田孝婦
受釆閭里奸邪形遁魄褫彰善疾惡如冠獬豸遭時
罔極聖廟將圮隻手難支義氣一死我御服役我驛

告牲築墻護壇庶竭吾誠感泣風泉魏闕莽蒼厭見
氈裘易我衣裳西登未果愧負伯夷仰嘅俯歎我安
適歸二竪抵隙潛竊眞元非龍今歲天奪哲人宗族
咸聚痛哭樏不顧我无狀受恩最篤撫之誘之若子
與姪學欲進之資以紙筆疾欲已之饋以藥物賜馬
給道賜牛給穡解裘衣我大多如春有時燕侍許我
盡言遠邇休咎古今臧否或以指掌或以唾耳語罷
輿喟每責天理天理謬耶公何至此公在牀褥余日
三省磬欬胷抱爲我規警疾革告宗寬和二字平生
用餘受享來裔嗚乎斯世公豈已矣一門經濟一世

泰否任誰尸之長卧不起窀穸在明徒友坌集壼軌
啓程我淚泉徹單笋告奠庶幾來格

又　　族姪鍾曄

嗚乎天啓我門公迺勃興洛水精會武嶽氣凝我繩
我規步趨既正夙抱經濟施于家政人無間言孝友
旣篤伯兮叔兮並駕同軸庇及宗黨雍雍睦睦外望
其儼愈自謙牧吳中有庄玉山有塾承先裕後一生
紀綱銘碑纏橐闡揚潛光序書迎師引迪義方嘉客
四來皎駒食場左酬右酢蕙佩荷纕風流篤厚笑語
馨香鼓舞我人門戶方將嗟世道降日益荒涼聖牌

入地以壇以墻伊誰擔夯公實隻掌睠玆考槃雲水蕩漾有稼盈疇有書盈箱子姓翩翩鳳翥鸞翔小子無狀叨蒙知奬源源侍右誨語諄詳八顚七倒乃置康莊惟余小子未報萬一祝公無恙永享期耋耶知一朝木稼告孼鄉運凌裂門謀卼臲茫茫穹宙更誰依歸雲林慘憺行路歔欷跳丸遄易襄事告期單學跪哭庶竭我私伏惟英靈尚其格斯

又

族姪鍾悅

嗚乎天之降割于我家何其酷爾也頃年旣奪我龜陰叔今又使蘇窩叔而至不淑耶門戶將孰使之扶

子姪將孰使之教哉嗚乎昔吾叔父兄弟者出而吾宗其有賴矣使列祖之潛光懿德復闡於世者非公之力也歟使子弟各勉學業以至家絃而戶誦者非公之志也歟吉凶相助憂樂相仗使之雍雍而睦睦者非公之事也歟顧惟小子自孩及壯仰公若解懞而自罹荼毒尤庸公依公亦尤庸憂我矜我庇我恤我惟是不肖無由報德向北冀百歲胡天不慭我心之悲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襄事有期丹旐翩翩今公之往曷日復歸伏哭柩前淚落懸泉

又

族姪鍾斗

嗚乎天意未可知也昔者之降公於吾家也若或有所眷佑者而奈之何反爲夭椓曾不百年使公而至於不淑也嗚乎公性郛坦蕩德器恢弘氣局峻而整綜理周而密其本則孝悌忠信其具則經綸事業持此以往將何事不就而何人不孚哉以之事父母而父母悅順以之處兄弟而兄弟湛翕銘碑纈梓而列祖之幽光以闡立塾序書而諸子之文學日進恤宗族之貧乏置義庄而衣食之矜孤嫠之無依辦資裝而嫁娶之殺牲具幣祭夫子之遺宮傾貲捐穀理邑舘之廢墜至於鄉鄰氓庶之顚連無告者亦能推恩

分施使之各歡其心而各安其所有子所謂本立而道生者非耶如使得志在上舉而措之則其於國與天下又焉有不宜者乎奈命與時違莫之展布而竟殉身以沒也嗚乎顧余小子質魯才劣無所肖似而粗以留心於古人之學過蒙愛恤教我誨我策我勵我期欲進就於遠大之域而惟是魯劣不能充擴其業報答寄意之萬一而公之遽亡矣復誰依仰復誰依仰嗚乎今天下之亂極矣而華之爲夷矣人之將獸矣益思公之德而不可復見則曷不無怨於彼天而籲聲痛哭矣乎嗚乎哀哉

又　　　族姪鍾欽

維衆有生卓犖爲特或藉豪威或以聲力秉氣服人
頭可腹讟豈如我公箭箭心赤推我示人孰不感服
如影響捷無遠邇隔外自朋舊內而親戚咸曰我公
蹈舞踊躍渾渾河海嶷嶷喬嶽莫量其儀可仰可式
天閭且邃刺史莫達蘊抱未施草茅頭白惟政一家
綱條俱擧賢弟同德副手展拓先隧貫光建齋竪石
道祖心法壽世剞劂子弟從學有規有則我囷有儲
莫汝飢之我箱有袍莫汝寒栗秋月瀟灑春風噓室
優哉浩哉莫洽其德小子無狀最蒙眷督非余則私

先人誼篤報答無路公遽不淑棣兄承武典型不泐百歲在前吾儕有托練祥載迫始奠菲薄尊靈孔昭歆我寸悃

又　　　　族姪鍾律

嗚乎嗟世道之百六兮迺賢哲之夭椽歎公生之不辰兮不先後而寧適材可定於廟堂兮竟坎坷於圭蓽維其施于家政兮載雍穆而肥悅曰孝友以根基兮罔百行之不備曖春暉之响仁兮凛秋霜之秉義見其善而即服兮若蘭芷之紉佩疾其惡而必去兮若稂莠之鉏刈闡列祖之耿光兮載鋟珉而繡梨育

後進之俊髦兮迺序書而迎師念敦篤於天顯兮樂
弟兄之怡怡儐籩豆而歆飫兮吹塤箎而邁征哀宗
族之告飢兮置義庄而使耕恤孤煢之無依兮俾有
家而有室緬希文於千古兮殆我公之儔匹悼聖路
之榛塞兮見昌平之荆棘殿既毀而牌埋兮爰築壇
而護飭殺家畜而具牲兮又捐金而貸殖畢生平之
能事兮固不愧而不怍顧小子之顓蒙兮早荷公之
眷獎馴野鷄於鸞群兮載翩翻而頡頏迺鈍蹇之不
化兮答見意之無方庶百歲而在前兮奉周旋而卒
業何小子之福薄兮遽我公之不淑惟揭來之不偶

兮係世道之汚隆肆余情之摧傷兮非哭私而是公
旣九原之莫作兮於何處而髣髴鳳縹縹而高逝兮
維彩毛之可拾緊公德之在人兮謂百世而不泐泪
余文之短淺兮豈衷臆之萬一奠單斝而失心兮尙
尊靈之歆格

又　　　　　　　　　從子鍾和

嗚乎哀哉府君之違斯世星霜已二周矣其忍使不
肖輩付任門戶大責而竟冥然漠然而已耶府君以
宏博溫厚之德高明剛毅之氣生道祖三百年之後
不待師敎而行趍於繩墨不息跂勉而言沕於經禮

嘗以爲天下治平之道悉備於一家之內外一家而
徑談天下者非知本者也乃責效於古人所謂修齊
之則其究也果皆符合而契執也髮齔失怙致哀處
幹能令老蒼嘖舌一弟篤友怡情湛樂能令鄉省交
譽周宗族而寸縷斗米同其飽暖尊祖先而瀧碣阡
宮並新一時刻道爺之遺書置子弟之學田嗚乎此
皆小子平生所躬親聞見於家庭者也若使推諸國
與天下庶幾利澤普洽而時已亂矣府君亦老矣乃
從賓客親友談笑優遊於溪舍阡亭之間以終餘年
尤可痛也昔先父在時府君日與同起居每燕暇之

際不肖輩侍於側諸幼戲於前兩府君喜于色曰吾家屢世榮子而今及汝輩似有繁衍之望此亦祖先積累之致也汝輩其慎之不肖輩恐懼惴惴不敢怠逸嗚乎天何酷罰四載之間兩府君奄然棄背已矣斯世無復承歡之地而家庭法訓亦無處更得也顧不肖不通於時事徒以留志古人之學過被責望之厚天覆春噓無所不極而但不肖愚昧不能報答於在世之日亦何以藉手於將來也惟益勵所守益篤所學圖欲毋墜乎兩府君平生心力而顧志業未就此世又滔滔矣今當闋祥只號天而痛哭而已

蘇窩記

郭鍾錫

廣陵安君致旭漆之善士也嘗病於疾偃仰牀第有年題其室曰蘇窩蓋病矣而其心常蘇惺然不以病惱其志氣也卒以得蘇今老壽而尚無病也夫病而思蘇人之情也顧其切切然以病爲病遽焉以躁而眞陽日鑠多方以攻而榮衛耗敗其所以冀其蘇者適足危其生而促其滅爾致旭則不然以爲肌體之憊而神不與焉血氣雖從而可以理攝吾何容嗔笑憂喜於其間哉於是眞源澄帖而客邪不能攪汨心君高拱以命物而草木之滋禽魚之良奔走效能而

奏其功矣其病也吾之蘇者未嘗病也其已也卽表裏豁然而吾之蘇者未嘗有餘也然則致旭之蘇豈待于病焉然後而始然也嗚呼家病於倫理之乖國病於小人之蠱天下病於邪說暴行之熾肆矣是獨不可以蘇乎吾聞致旭之治其家也勤而不勞儉而不嗇恩意煦暄而飢飽不偏於十世之親教詔不離乎常而一門子弟咸循循於孝悌文學之科長幼上下交孚胥悅而家道日肥是其治乎身者施之家而家無不蘇矣使其因此而推之其於國與天下又焉有不蘇者哉昔賢之言曰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

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梏於形耳目口鼻循而私欲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久生者禽獸而已矣致旭之於身而家也其有得於是說者乎今天下病甚矣將禽獸焉而已矣古有得不龜手之方於洴澼者成覇越平吳之功苟有爲天下者其勿以致旭爲洴澼而少之也致旭已試之家而驗矣致旭族子鍾彰君請余爲蘇窩記書此以遺之俾歸質於致旭云

知舊書牘

金鎭祜

擡李難兄次讀珍函荷眷綢繆欣感之懷如何報謝謹惟秋涼兄體啓居護重閤候一安允肖讀字有長進之望世間營爲莫如教育英才以展拓門户之爲大事業隨分善教無使失養如何此意惟李難兄深知之復責身之如何鎭祜親節幸安斯文之役十分就緒可謂百年盛事而種種乖端出於不意然事必歸正何能説已之必是增人之忿懟耶李難兄目擊而去想有以垂諒矣

趙貞奎

貞於足下聞名而多其義望顏而多其德者盖不止十年矣今又蒙許與之通家而令孫馴雅著力當做箕就可期盛德之賜良足無疆仲春之行益見洪眷之甚傾而既德以飽遂使與名碩諸公從頌論說山齋三夜聽鷄而歸主人之賢亦安得不頌也餘戀未冷又遣令姪及孫並書相問感念攸及詎敢忘諸溪以德體之有些違和爲憧憧也貞奎一動而歸十日頹臥病者雖復果如是耶西征之約恐不可止者而高見已屬聾瞽算亦安敢強爾也惟萬加自愛康重

盧相稷

尊從子已出草土遠尋弊廬相對悽然繼以悚恧相視於季方兄始而偶相識中而誦其名晩而心相輸寫匍匐以哭以洩其後死之悲而一疾九載癈却暄涼且罹毒禍無意人事區區一紙何足以伸唁儀哉吾座下矜憐而宥之既命賢姪而存訊焉伴以鄭重手命並賷寄先先生文集俾共壽傳此皆出於厚眷曷勝感鐫刻念我先祖沃村公於先先生有同師之誼加同舟之好摩挲遺卷安得無高景之思也禮叔察其動止叩其所存蓋後生之秀也一室之內有致行兄之老宿焉禮叔又如許老兄昆季所以立約獎

學者將有辭於吾黨也何等仰賀雖然遊山而未至
於截頂則半途也幸爲禮叔而益加策勵耶夏伏惟
秋雨乍晴懋德增重馬沙道中相遇之日已見雙鬢
白紛寒暑累改尚不至過爲衰損耶自麓公長逝以
來塾舍導率之責專在座下幸有以加惓而自衛耶
相稷貞疾不死竟見山河變色兄弟相對日事於悒
況此月復回西望　兩宮一倍痛泣伏惟惠鑑

趙昺澤

昺澤謹拜書于致旭啓旭兩兄足下昺於兄雖不能
種種得面心契之願托久矣大事小事一一耳之是

知爲學之方不必在孶孳由踰閉戶讀書而已卽事
卽物推窮義理使吾心無自欺苟且之端則已忘過
半矣足下庶乎近之夜諸宗若一家導善改過無一
踰矩者宗契之恤若范庄義學之規如王山至若友
朋焉婢僕也亦莫不各得其歡心云何以得此聲於
梁楚之間也爲之感感以此相告似近於獻諛而好
善之誠不覺攢賀至此也如鼠者在家不能養親求
志在世亦無所自售如是迍邅案上志業未知終何
所歸宿每中夜起省不覺汗顔發歎也春氣漸長意
思一新卽當會合一處發其蘊而聽其緒餘也不較

先施者必推之以友道壯元如何如何惟希自愛湛重

蘇窩實紀卷之二

右公友蘇寓安處士致旭實紀也余往年南遊江海
至武陵見處士於來息齋齋有山林之勝士之有齊
顏色正衣冠蒼然如古人執經而周旋者數十徒皆
安氏子也置贍學之錢以資遠近之來學者其規模
制作大抵出於處士之苦心也處士性孝友動止有
度家不甚溫而飢飽共宗族德惠洽於鄉里是故自
門族之近閭巷齊儒之愚皆融融然相樂也處士有
弟冀遠南鄉之孼也處士少時貧甚諭其弟專治文
學家事自爲句當是故於文字未嘗自暇以肆力而
所以及人而成就者其功甚博蓋以好賢樂善之心

兼以綜理之才律之以勤儉將之以誠實無所往而不濟也其沒也其族子鍾彰君狀其行受命于其門父老曰是於門族有不可忘者不可以無傳朋友叙述亦足以諗於後自一門而公刋而傳之是亦報其萬有一此實紀之所以作也噫世之有千鍾之積而親戚有菜色毋其轂紫其緌而澤不及於一物者抑獨何心若處士者惜其老死於蓬蓽而不令致之巖廊之上也余與處士見十年今墓木拱悲時世之變遷慨九原之不作而深有感於是紀後之人之讀是紀者亦必有神會於斯人而庶有徵於吾言也丙辰

清和節仁州張錫英識

予在中州歌黃河泰山矣既還有役于斯文曰趙一軒遺卷也曰安蘇窩實紀也嗚乎之二君子者亦一方之黃河泰山也予之歌不其空矣乎實紀之諸家者曰蘇窩安秉逵致旭公秉用天性躳行仁義使百家之宗族衣食之使一門之子弟文學之老幼乎養婚嫁乎時師友乎大君子廣陵之安獨享唐虞之樂吁亦盛矣予聞聖人治天下之政在養與教而已稷契今千載矣獨蘇窩公稷于野契于塾行天下之政于家能家者觀其力量之大經綸之備則能於天下

哲人可信矣茅屋之繩尺可用於大廈村閭之斗斛
可用於太倉草澤之材獨不爲廟堂之器乎實紀之
跋安鍾性請于予予既爲一軒一言亦爲蘇窩高一言
之顧謂安鍾彰安鍾和曰蘇窩公隻掌推君既到泰
山之肩腰十層之一二層更覺峻絶益須努力上征
克登其頂則乃泰山山上人也蘇窩公亦應爲泰山
一歌於九天之上矣鍾性公之嗣子也鍾和從子也
鍾彰族子而頌公之尤者也咸安趙貞奎撰
范文正田宅均於族人崔孝芬兄弟不私錢帛王叔
恬正家以四禮柳公權嫁不失時於疎遠孤嫠朱夫

子並許其家法之美而特書于小學善行之篇使後人慕效然之四人者所施皆出於祿俸餘貲以韋布而能之者古猶未聞叔季而有之不亦偉乎近故處士蘇高安公生門戶旁落之際綿布靡完藜藿不充而族戚黨里無不被其澤誠何術以致之哉公視族戚如己視黨里如家縮衣節食推其餘以施以范崔王柳之行兼作己任族戚黨里皆化之仁讓之風藹然而與正所謂不出家而成教者也又有大於此者南方之士評文學之盛必以安氏爲稱首而其奬育之規則蓋自公出也厥有契曰義學厥有齋曰求息

壽瑞安氏子弟之冠章甫衣縫掖而傑然作儒苑者盖數十輩其治業遊學之具一切資於義學而兩齋弦歌四時不絕此則范柳諸家之所未有也其子弟中最傑然者曰鍾彰君也手爲狀謁銘于郭徵君並錄朋友書牘挽祭及諸叙述之篇方謀壽傳其役也不于家而于其族盖欲以德報之也相稷嘗從公兄弟遊敬其所以死寒育英之風久矣況鍾彰君遠來索言其意不敢孤噫實紀一書雖若寥寥著讀之則足令澆俗歸厚後之錄善行者盍於此而採取哉柔兆執徐皐月上浣光州盧相稷謹書

先君子旣下世諸嘗往還士友皆以府君之誠心實德不可以無傳樂爲撰述而稱頌焉此實紀之所由編也編旣成門黨父老亦以府君之深仁厚恩不可以無報謀欲登木而壽傳此實紀之所由刋也嗚乎實紀一編雖甚寂寥而士友之公議門黨之追報足以動得一世矣府君以文學之才蚤夯家蠱不能充擴大以事業自期而亦閟於時只止於一家識者悵之今載於實紀者雖無府君之片辭而皆諸君子之所以爲府君述也明於孝悌之本達於仁愛之推怳若復見平日之典型世之讀玆卷者能諒府君之心

而有契於諸君子之言則門黨之所以爲是役也可謂以德報之而斯世庶歸厚矣丙辰季夏不肖男鍾性泣血謹識

This book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Library on or before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A fine of ten cents a day is incurred by retaining it beyond the specified time.

Please return promptly.

FOR USE IN
LIBRARY
ONLY

RESTRICTED SHELF